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三十三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楊可震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二

元 趙采 撰



坎下
巽上

程子曰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爲卦風行於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爲渙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程子曰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治乎散必由於中能收合人心則散可聚也故卦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

朱子曰渙散也為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為渙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于廟以聚之又以巽木

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

愚曰渙有二義有以渙爲美者屯難解釋四海會同是也有以渙爲惡者天下分裂土崩瓦解是也

卦互備之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程子曰渙之能亨者以卦才如是也渙之成渙由九

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于五乃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當渙而比其義相通同五乃從中也當渙之時而守其中則不至於離散故能亨也王假有廟之義在萃卦詳矣天下離散之時王者収合人心至於有廟乃是在其中也在中謂求得其中攝其心之謂也中者心之象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義皆主于中也王者拯渙

之道在得其中而已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享帝立廟民心所歸從也歸人心之道无大於此故云至于有廟拯渙之道極於此也治渙之道當濟於險難而卦有乘木涉川之象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卦有是義有是象也

愚曰剛來而不窮伊川文公皆言九來居二柔得

位而上同文公云是六二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伊川則云柔之往則得三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二先生之說不同何也曰文公之說以渙自漸變故云六往三而上同四伊川之說以渙自否變故云柔得位於四而上同五此二說所以不同也大抵剛來而不窮者謂九三之剛自否四而來解難散險不困窮於二陰之中能拯民之象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謂六

四之柔自否二而往得位乎外而以巽順上同于五與五同心能致君之象也二臣如此此渙所以亨也此以二四卦變而言渙也曰王假有廟者王謂五也上為宗廟艮為門闕九五有自門闕至宗廟之象夫収精神之渙散莫若廟収人心之渙散莫若王在中在中者用中也夫王用中則天下同歸于中矣曰利涉大川者坎為大川巽為木為股五正體巽得四柔之同心得二剛之散險以之濟

難功歸于五曰乗木者用巽也夫木惟順水不與之爭力故能絶江河聖人惟順人心不與之爭勢故能濟險難有君如此此渙所以亨也此以九五二四言渙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程子曰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天下之渙散至于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于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

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程子曰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所以吉也六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為教深矣馬人之所託也託于壯馬故能拯渙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

矣故吉也渙拯于始為力則易時之順也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始渙而用拯能順乎時也

朱子曰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此爻伊川之說自好馬謂二也二在坎中為美脊之馬初與二相易成震震為作足馬美脊而

作足馬之壯健者也初六體柔而居順二斯拯之

矣自處者順拯我者壯是以吉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程子曰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離之時而處

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

俯憑以為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

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則

相頼者也故二以初為机初以二為馬二急就於初

以為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也或疑初之柔微何足賴蓋渙之時合力為勝先儒皆以五為机非也方渙離之時二陽豈能同也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吉豈止悔亡而已机謂俯就也渙散之時以合為安二居險中急就于初求安也賴之如机而亡其悔乃得所願也

朱子曰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葢九奔而二机也

愚曰此爻文公之說爲長伊川謂二以初爲机急往就初以爲安但初六隂柔恐不足恃以爲安惟二爲坎中之陽坎爲堅多心之木坎爲揉震爲足艮爲手在上體爲肱揉木令曲而有足肱據其上机也九自四來奔二得中而不窮故其象如此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外也

程子曰三在渙時獨有應與无渙散之悔也然以隂柔之質不中正之才上居无位之地豈能拯時之渙

而及人也止於其身可以无悔而已上加渙字在渙之時躬无渙之悔也

朱子曰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

愚曰卦之所以為渙者以坎在内也二四五皆濟險之人三以陰柔處不當位且近險宜有悔然志在外應上九遂自脫身險難不能拯時之渙而能

不與險爭動其保身遠悔者乎坎坤體坤為身故

曰躬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程子曰渙四五二爻義相須故通言之彖故曰上同也四巽順而正居大臣之位五剛中而正居君位君臣合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之渙者也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為之依歸四以

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賛美之辭也丘聚之大者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非大賢智孰能如是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二爻之義通言也於四言其施用于五言其成功君臣之分也

朱子曰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

愚曰坤爲衆渙三陰羣也四以巽順近君上同乎五與五共圖天下之渙者也五艮爲山山半爲丘丘聚也文公云四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無應與爲能散其朋類之象故大善而吉又言能

渙小羣以為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所能及伊川則云天下渙散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卻是聚而非渙其羣之義矣東坡言羣者聖人之所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所以元吉也又云渙小羣而為大羣

此說最好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程子曰五與四君臣合徳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得其道矣唯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于民心如人身之汗浹于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為稱而无咎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是則无咎也在四已言元吉五唯言稱其位也渙之四五通言者渙以離散為害拯之乃合也非君臣同功同力其能濟乎爻義相須時之

宜也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能如五之爲則居尊位爲稱而无咎也

朱子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

愚曰此卦否之乾陽降於二坤陰升於四降者成坎坎水浹于上下汗出之象有疾者否隔不通使

陽降陰升汗浹膚理則疾可愈矣王者之號令實似之王者之號令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之處无不被而及之正猶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四體也號令出而不容返正猶汗自千毛百竅中迸出更不返也乾五王也艮為止居也渙號出於王斯无咎矣何者天下散一於王王者道散一於聖人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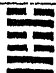
程子曰渙之諸爻皆无係應亦渙離之象唯上應於三三居險陷之極上若下從於彼則不能出於渙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之象又居巽之極為能巽順于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而惕出則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為功獨九居渙之極有係而臨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為善也若如象文為渙其血乃與屯其膏同也義則不然蓋血字下脫去字血去惕出謂能遠

害則无咎也

朱子曰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占如此血謂傷害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

愚按朱文公以逖當作惕然象曰遠害則當作逖矣朱漢上謂先儒讀渙其血作一句去逖出作一句以象考之當從先儒坎為血渙五爻皆不應獨上九與六三應六三近險見傷上九應之三上相

易上亦成坎而見傷故曰渙其血上若不係應於三而去之三亦志在外而逺出乎險則可无咎象曰渙其血逺害也言上去三出則可逺害矣



兌下坎上

程子曰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旣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為有節之象故為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程子曰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于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為常不可貞也

朱子曰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于太甚則苦矣故戒以不可守以為正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

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程子曰節之道自有亨義事有節則能亨也又卦之才剛柔分處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為節所以能亨也節至于極而苦則不可堅固常守其道已窮極也以卦才言内兑外坎說以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為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在澤上有節也當位而以節主節者也

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推言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茍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

愚曰節貴亨不貴苦欲其可久也可久者莫若中節者適於中而已過中則不可以為正節所以亨者何此以卦自泰變言也泰分九三之剛之五以節上卦之柔分六五之柔之三以節下卦之剛然

後陰陽適等而二五之剛得中此節所以亨也節所以苦者何此以上六言也上六節過乎中居險之極人所不堪下无說而應之者此節所以苦也苦節雖正然過於中道而又固守之故不可為正天下之理中則可久苦節過中是以其道窮而不可久也曰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何此以九五言也泰之九三上行之五自兌成坎以說行險非苦節也九五居尊位有能節之勢而行甘節

之道道與位當故言當位以節居中得正其道乃通此亦以九五言節之所以亨也天地節者泰九三一變歸妹震為春離為夏再變節兌為秋坎為冬此天地節四時成也泰之乾為金玉財也坤為民楊氏曰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禹貢周官之於貢賦所謂節以制度之書也此又以卦變盡節之義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程子曰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為節也

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于外為行人之德行當議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愚曰節水之盈虛者莫如澤節天下之過與不及者莫如聖人自堯舜至三代數度相沿而立制以中自孔子至孟子德行不失毫釐而議道以中堯

舜三代節於名物孔孟節於道義皆所以為萬世
之澤也
初九不出戸庭无咎象曰不出戸庭知通塞也
程子曰戸庭戸外之庭門庭門内之庭初以陽在下
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故戒之謹守至
於不出戸庭則无咎也初能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
初安能有卒故于節之初為戒甚嚴也爻辭于節之
初戒之謹守故云不出戸庭則无咎也象恐人之泥

於言也故復明之云雖當謹守不出户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諒係辭所觧獨以言者在人所節唯言與行節于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

朱子曰户庭户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五艮爲門闕交兑爲户四在門闕之中爲庭

初九之不出户庭何也聖人曰非不出也知時之
通塞而謹之也何謂通塞初九六四正應也以正
應而往來故曰通然九二近比而不相得而以剛
實窒其所行故曰塞此初所以不出户庭而謹之
也繫詞又推其義欲初先謹之于言語何也兌為
口舌也故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
子謹密而不出也言語不可輕出户庭可輕出乎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程子曰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隂居說而承柔處隂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二失其剛中之德與九五剛中正異矣不出門庭不之於外也謂不從於五也二五非隂陽正應故不相從若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唯其失德失時是以凶也不合於五乃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

節于用懦節於行是也不能上從九五剛中正之道成節之功乃係於私暱之陰柔是失時之至極所以凶也失時失其所宜也

朱子曰門庭門内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初九往應六四九二塞之九二往之九五三四不能為之塞則二可出户庭矣然二以九五非陰陽正應不出門庭亦宜也而文詞以為凶者何

哉二五皆中同德也九五剛中當位甘節以為民極九二剛中同德動往應之以會其極非當其可之謂時乎乃說於三之陰與五異趣固而不知變門庭可出而不出是不達乎時失時中之道也故曰失時極也極即中也户庭門庭之别本義得之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程子曰六三不中正乘剛而臨險固宜有咎然柔順

而和說若能自節而順於義則可以无過不然則凶咎必至可傷嗟也故不節若則嗟若己所自致无所歸咎也節則可以无過而不能自節以致可嗟將誰咎乎

朱子曰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初九之節喜其謹始也九二之節勉其用中也至於六三則說而過於中矣以柔居兌知和而

和故戒之曰不節若則嗟若旣不以禮節之則不可行而何嗟及矣无所咎矣自取之也嗟謂三兌口不掩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程子曰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爲節也以隂居隂安於正也當位爲有節之象下應於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爲无節就下有節也如四之義非強節之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爲善強守而

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四能安節之義非一象獨

舉其重者上承九五剛中正之道以爲節足以亨矣

餘善亦不出剛中正也

朱子曰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

占如此

愚曰上卦爲坎坎之義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三爻

皆以節言六四之安節人臣之節也九五之甘節

所以節天下也上六之苦節節之窮也節安則亨

節甘則吉節苦則凶今六四居人臣之位安其節以上承於五五以中道節天下者也六四上承五之中道无過焉无不及焉既安且亨不亦宜乎嗚呼安節所以見治世苦節可以知時危此人主所以貴乎中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程子曰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

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為貴得中則正矣正不能盡中也

朱子曰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五行土居中其味甘節而曰甘以其中也在九五謂之中在六四謂之道中者天下之所通行而不窮者也這便是中正以通惟其中正故可甘

美行而无弊故曰往有尚夫九五居位之中以節天下天下樂其甘而不厭此所以爲節之主也此所以爲節之吉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程子曰上六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險之極亦爲苦義固守則凶悔則凶亡悔損過從中之謂也節之悔亡與他卦之悔亡辭同而義異也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則凶盖節之道至於窮極矣

朱子曰居節之極故為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於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

愚曰六三允而過乎中則為不節之嗟上六坎而過乎中則為苦節之凶嗟无所咎凶无所悔三上俱為不中而所以不中者異也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三十一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三十二

元 趙采 撰


兌下 巽上

程子曰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節者為之節制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為卦內外皆實而中虛為中孚之象又二五皆中實亦為孚義在二

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虚中虚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程子曰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

朱子曰孚信也爲卦二陰在内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爲中虚以二體言之爲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爲

孚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内虛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正故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於正也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程子曰二柔在内中虛為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為孚之象卦所以為中孚也說而巽以二體言卦之

用上巽下說為上至誠以順巽於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於邦國也若人不說從或違拂事理豈能化天下乎信能及於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以中孚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舟虛則无沉覆之患卦虛中為虛舟之象中孚而貞則應乎天矣天之道孚貞而已

愚曰中者心孚之宅也孚者誠心之充也心猶虛器孚乃實理心以虛納孚孚以實充心卦有此象

故曰中孚彖謂柔在内而剛得中者言二柔居四剛之内則中虚中虚則人欲凈二剛得二五之中則中實中實則天理充此以内四爻言中孚也謂說而巽孚乃化邦者言上巽施之而動作无違理下說從之而愛戴无違心上下相與不期於信而信焉乃化邦之道也此以上下二體言中孚也謂豚魚吉信及豚魚者巽爲魚豚魚謂六四也今江河間所謂豚魚者是也天欲風則此魚作隊而出

舟人檥舟而避風即隨起伊川作二物說但易中取禽獸之象多只一物豚魚恐亦是一物也謂利涉大川乘木舟虛者兌為澤初動應四成坎兌為決兌決坎為大川巽為木兌金刳其中舟虛也舟虛者中虛之象乘木謂九五也舟虛謂四也夫豚魚物之至微也而信无所不及大川天下之至險也而信无所不行此以四五二爻而言中孚之用也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者易之所謂中孚即

中庸之至誠也其曰利貞何哉孚而貞者天之道也天无所不孚亦无所不正孚而非貞則涉於人欲之私如尾生之所謂信也其孚窮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程子曰澤上有風感于澤中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於中故為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中而已于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于

緩緩寛也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愚曰天下惟議獄當虚中虚中必能思其情而求以緩其死此用中孚之道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程子曰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則有悔咎故虞度而後信則吉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他

則不得其燕安矣燕安裕也有他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則慼而不安初與四為正應四巽體而居正无不善也爻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虞也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蓋其志未有變動志其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在初言求所信之道也

朱子曰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他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

安矣戒占者之辭也

愚曰虞訓度訓防訓專程朱二先生以虞為度王輔嗣以為專愚敢合三訓而釋之中孚之初在于度所宜信而係心專一初與四正應也初之信四此宜在所專一者也然陰陽相孚必從其近三近也與初同體者也初之説三情也豈可不用其防乎故易戒之曰虞吉謂初當專信乎四而不失其正應則吉若説三而從之則為有他而不能燕安

矣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與家人初九象辭同蓋中孚之初曰虞吉者防其志於未變之初家人之初曰閑家者閑其家於未變之志故皆曰志未變也志未變則專一而不他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程子曰二剛實於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於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

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説好爵之意同也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為能識之中心願謂誠意所願也故通而相應

朱子曰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

之所獨有而彼亦係戀之也

愚曰此卦文公謂是大畫底離離為飛鳥又云中孚小過都有飛鳥之象中孚是箇卵象又按說卦荀爽九家集解謂震為鵠鵠古鶴字九二互震鶴也二為陰鳴鶴在陰也子謂五也五互艮艮為少子巽為命五出命者也我五也爾二也好爵只當作孟子天爵說此卦只是一个孚信天下事惟是信則人无不感无不同无不好九二居中以孚

感五如鶴鳴子和无不相應九五居中以孚感二如我爵爾靡无不相與二五孚信感應莫非出於中心之自然豈可以僞爲哉故曰中心願也夫子於繫辭又以爲君子居其室之象何也以九居二剛得中而在内也言孚誠感人之遠其要只在慎獨故中庸論誠而曰戒慎乎其所不睹與此同義此孔門之學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

也

程子曰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是也三四皆以虛中爲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以柔說之質既有所係唯所信是從或鼓張或罷廢或悲泣或歌樂動息憂樂皆係乎所信也唯係所信故未知吉凶然非明達君子之所爲也居不當位故无所主唯所信是從所處得正則所信有方矣

朱子曰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為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

愚曰三居下卦之上四居上卦之下對而不相比敵之謂也震為鼓或鼓也艮為止或罷也三動離為目兌澤流目泣也震為聲兌口所言歌也三與四同類而異志近而不相得視四猶敵也故或進而鼓或退而罷或懼而泣或喜而歌惟其不當位所以自為紛紛而情狀如此夫六四類也而疑以

為敵則孰不為敵耶三不當位謂非中也以四為得敵則非孚也非中非孚故三之无常如此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程子曰四為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之至當孚之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為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為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為匹謂

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為象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于初則不一而害於孚為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也上從五而不係於初是亡其匹也係初則不進不能成孚之功也絶其類而上從五類謂相應也

朱子曰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為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已為匹四乃絶之而上以信于五故為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愚曰中孚自訟變訟互離日也下卦坎月也二坎變震月在東也三離變兌日在西也月東日西望也五在中四爲幾望震爲作足之馬四應初成坎坎爲美脊之馬兩馬匹也震坎皆陽卦類也孚道貴一四上孚五則絶其類而不應故馬匹亡中孚合上下二體而觀則三四居其中分上下二體而觀則三四非中矣三非中故疑四以爲敵四非中而五不疑者以四正且順也四以陰居陰既正又

居巽初爲順正順而進大臣之成孚者也月幾望而不盈則不疑於五絶類而馬匹亡則不疑於黨四无黨而五不疑此所以爲成孚之主也故无咎

中孚之取象於三與四者如此各係其所居故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程子曰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无咎也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結如是則億兆之心安能保其不離

孚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能使天下信之如拘
攣之固乃稱其位人君之道當如是也
朱子曰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爲孚之
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程子曰陽性上進風體飛颺九居中孚之時處于最
上孚於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至於羽翰之音登
聞于天貞固如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夫子曰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守孚至於窮極而不知變豈可長久也固守不通如是則凶也

愚曰巽為雞王輔嗣以為翰高飛也音飛而實不從伊川云羽翰之音聲聞于天貞固如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文公直以為雞非登天之物意皆未活蓋雞曰翰音者謂雞鳴必鼓其翼故曰翰音雞知時而鳴未嘗失信周禮雞人夜呼旦以叫百官亦取孚信之義然雞雖善鳴而不失信而其聲不

長不能如鶴之聲聞于天縱聲登天亦何可長乎

此言上九雖剛而處高信之感人不能及遠乃欲

大有為則凶與亢龍有悔同義


艮下
震上

程子曰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人之

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為卦山

上有雷雷震於高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又陰居尊位

陽失位而不中小者過其常也蓋為小者過又為小

事過又為過之小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程子曰過者過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於大過論之詳矣飛鳥遺之音謂過不遠也不宜上宜

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過以就之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

朱子曰小謂陰也為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内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既過於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正則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體内實外虚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鳥遺音之應則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程子曰陽大陰小陰得位剛失位而不中是小者過也故為小事過過之小小者與小事有時而當過過之亦小故為小過事過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之所以能亨也過過而利於貞謂與時行也時當過而過乃

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小過之道於小事有過則吉者而彖以卦才言吉義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正能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小過之時自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堪大事與時合也有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彖體蓋解者之辭誤入彖中中剛外柔飛鳥之象卦有此象故就飛鳥為義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

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在小過也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於聲事不可遠過其常在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過之道當如飛鳥之遺音夫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故在高則大山上有雷所以為過也過之道順行則吉如飛鳥之遺音宜順也所以過者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愚曰卦名小過而曰亨者謂凡事為之過小尚可亨大則不可小雖尚可亨然猶正而後利不正則亦不利焉所謂正者謂時所當過而過焉過所以就時也故彖曰與時行也伊川云矯枉過正過所以就正似以矯枉過正為美辭夫矯枉是好過正是不好言枉固當矯只不可過其正也下云事有時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過甚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在小過此却說得好陽為大陰

為小卦中二五陰柔而得中故小事吉三四陽剛而失中故不可大事卦自明夷變明夷離為飛鳥初往之四自下而升有飛之象震為聲聲往於上而止於下遺音之象也蓋鳥飛而鳴則鳥身去疾而音在後便如鳥之過而遺下其音不宜上者飛已過也宜下者遺之音也吉只在遺音不取鳥之過伊川云如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相遠說得亦好至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看來鳥

聲之出音韻四達惟其響之所至恐無上難下易之分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程子曰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天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為小過君子觀小過之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

愚曰雷聲震驚百里須是自天上雲間自然驚遠懼邇今只在山上發聲不及於遠故為小過之義

夫過非君子之所安也其可過者但如行之過恭喪之過哀用之過儉可也事有大於此者則不可過焉曰恭曰哀曰儉此便是利於正處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程子曰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於四四復動體小人躁易而上有應助於所當過必至過甚況

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
如是所以過之速且遠救止莫及也其過之疾如飛
鳥之迅豈容救止也凶其宜矣不可如何无所用其
力也
朱子曰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
也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故其象占如此郭璞洞林
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
愚曰明夷離爲鳥初之四飛也以字如春秋傳凡

師能左右之曰以初艮體在下止而柔不當過也
然正應在四為四所以初遂不當過而過焉有如
鳥之上飛迅疾雖欲止之不可如何且繫詞謂飛
鳥遺音宜下不宜上大吉則此爻鳥飛上不下其
凶必矣聖人於陰之初過已慮其勢之不可止過
故戒之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
其君臣不可過也

程子曰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為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於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他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過其常故異也无所不過故二從五亦戒其過不及求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陵及其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過之時事无不過其常故於上進則戒及其君臣不可過不可

過臣之分也

朱子曰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隂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文公云三父四祖五便當為妣五隂而尊有祖妣之象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隂然二過三四之陽而遇五五君也本欲大有為者而六五隂

柔不足濟大事且不與已應於是六二不及其君
只得回來安已臣分而不過為是以亦得无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程子曰小過陰過陽失位之時三獨居正然在下无
所能為而為陰所忌惡故有過者在過防於小人若
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矣如是則凶也三於陰
過之時以陽居剛過於剛也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
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已為先三不失正故无必

凶之義能過防則免矣三居下之上居上為下皆如是也陰過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過為之防防之不至則為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

朱子曰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備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過防之則可以免矣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

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程子曰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无咎既弗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也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雖比五應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位不當謂處柔九四當過之

時不過剛而反居柔乃得其宜故曰遇之遇其宜也以九居四位不當也居柔乃遇其宜也當陰過之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也故往則有危必當戒也

朱子曰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過遇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或曰弗過

過之若依六二爻例則當如此說若依九三爻
例則過過當如過防之義未詳孰是當闕以俟知
者

愚曰以九居四雖不當位以剛履柔為得其宜故
无咎然四與初正應也四應初必過二二中也弗
可過也四若往過二而欲遇初必危厲四初相易
成坎坎險危厲也此四之所當必戒也夫四之應
初正也時有不可應只當隨時處順不可固守其

正故易又丁寧戒之曰勿用永貞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程子曰五以隂柔居尊位雖欲過為豈能成功如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隂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已解公弋取彼在穴弋射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虛乃穴也在穴指六二也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云公

謂公上也同類相取雖得之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陰過不能成大之義也

朱子曰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為而弋取六二以為助故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

愚曰五兊也艮在下兊澤之氣雖上升為雲而艮在下止之故雲雖密而无雨西郊兊方也此爻小

過之主言用小過者也陰之勢雖足以過陽於上而陽之心未便順陰於下陰雖唱而陽未必和故雖為雲不能為雨也五之權不足當之故稱公五之力不足以明正典刑故稱弋五之功不足以顯戮殭暴故稱取穴小過之用盡於此矣故曰不可大事此爻密雲不雨與小畜同小畜者陽畜於陰之象小過者陰過於陽之象小畜以盡一卦之義小過以盡一爻之義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青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程子曰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災青是當有災青也災者天殃青者人為既過之極豈唯人青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居過之終弗遇於理而過之過已亢極其凶宜也

朱子曰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亢

而甚遠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遇過恐亦只當作過遇義同九四未知是否

愚曰上六處動之極而又過之則甚矣上動成離離為飛鳥為目巽為繩以繩為目罔罟之象也離當作魚網之設鴻則離之之離際其宜之謂遇隂宜遇不宜過今以六處上已亢矣而又動而過之此如飛鳥縱是高舉遠過亦必不免罦罝弋獵之傷蓋不自量力飛之已過離於羅網弋獵其凶可

知戒人智力淺小羽毛柔弱无過於為也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三十二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三十三

元　趙采　撰



離下坎上

程子曰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爲卦水火相交則爲用矣各當其用故爲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程子曰既濟之時大者既已亨矣小者尚有未亨也雖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為亨之小也利貞處既濟之時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

朱子曰既濟事之既成也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為既濟亨小當為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程子曰既濟之時大者固已亨矣唯有小者未亨也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卦才剛柔正當其位當位者其常也乃正固之義利於如是之貞也陰陽各得正位所以為既濟也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

也衰亂至矣葢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

愚曰水火相交坎離致用故曰既濟既濟亨而繼之曰小文王變文以示義孔子彖之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朱漢上謂彖文脫一小字當云既濟亨小小者亨也此言是也何謂小者亨卦自泰來泰九二之四成豐四已濟險而小者未盡亨九四之五則

小者亨矣何以知小者亨六爻皆陰居陽上故曰小者亨也何謂剛柔正而位當陰皆居陰陽皆居陽柔正位乎二剛正位乎五是以能成既濟之功其曰利貞者此也然下離而上坎始文明而終坎險有初吉終亂之象夫坎欲其行不欲其止上六變成艮艮止也止於既濟則其道遂窮亂之所由生也初吉故小者遂以為亨終亂故君子方以為慮象曰君子以思患豫防此之謂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程子曰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為既濟時當既濟唯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葢不能思患而豫防也

初九曵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曵其輪義无咎也

程子曰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鋭也然時既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故曵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曵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

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
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既濟之初而能止其
進則不至於極其義自无咎也
朱子曰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
尾則狐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
是則无咎矣
愚曰初與四應四坎為輪初卦後為尾既濟之初
如駕大車涉大川坎輪將泊于岸濟與不濟只在

此一步初以剛健之力倘若努力曳而出之輪既出矣尾雖濡何害焉周公濟成王涉淵水卒誅管蔡致太平雖狼疐其尾庸何傷或曰聖人作車以行險作舟以行水此以車濟何也詩曰濟盈不濡軌又曰河水湯湯漸車帷裳此車濟之証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程子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既已濟无復進

而有為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人尚怠於終況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中反為中滿坎離乃為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可以言易矣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二不為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

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為上所用中正之道無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為勸戒深矣中正之道雖不為時所用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茀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

朱子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

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自得之戒

愚曰離為婦二坤為輿茀婦車之蔽詩曰翟茀以朝是也五與二正應也五當既濟之時安於其位无動而有為之志五不動二雖有文明之德豈能自行哉譬如婦車有茀自蔽則可行今為人所竊而喪其茀欲行不可也然二五為陰陽正應數窮必復五終應二則二可往五是喪茀復得而婦車

可行王輔嗣云二處初九九三之間能無見侵乎
然既濟之時不容邪道六二亦中正不承三不比
初執守貞固竊茀者不過七日不逐而自得此說亦
好二至四互坎坎為盜故云喪茀七日得謂自二
數之至上為五復自初數之二凡七日也自初至
二有兌象兌為毀折故盜不成而七日復得也象
曰以中道蓋二五不特正應又皆以中道相與安
得不終合以成既濟之功哉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程子曰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為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為也三年克

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為法為誡豈淺見所能及也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殘民也

朱子曰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

愚曰鬼方朔方化外之小國指上六坎言也三以

剛居剛純任剛德力於濟者也然兵不可輕用而
任剛以濟初雖吉未保終之不亂也髙宗中興鬼
方未化伐之固所以濟之也伐而必克固成濟也
克之必三年則爲力亦憊矣幸而不用小人否則
兵窮于外民困於內終亂必矣舜征有苗用武而
三旬逆命脩文而七旬來格烏在其憊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程子曰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爲義四近君之位

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處既濟之時當畏慎如是也

朱子曰既濟之時以柔居柔能預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

愚曰四坎體初之四成巽下又有坎巽木在水上

舟象也四未交初巽毀坎見舟漏也既濟已升上體濟人者已出輪自濟者已得弟濟者已克國天下已安已治矣四柔而位正德謙而心小處治安之世如在敝舟之中衣袽之備先具終日之間必戒本无可疑常若有疑思患豫防如此者吁智哉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程子曰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祭祀為義

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
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
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濟極无所進矣以
至誠中正守之苟未至於反耳理无極而終不反者
也已至於極雖善處无如之何矣故爻象唯言其時
也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
時故中正而孚則其吉大來所謂受福也吉大來者
在既濟之時為大來也亨小初吉是也

朱子曰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彖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

愚曰二五相易復為泰卦互震兊五震體東鄰也二兊體西鄰也坤為牛兊為刑殺坎為血離為夏禴祭也既濟之六二文明柔克之佐也至于九五則濟難剛克之主也難既濟矣志得而祀豐此高宗肜日所以有飛雉之祥況于後世之君矜功昧

道者乎故六國殄而封禪之響已駕四夷息而禱祠之事未央此易所以垂戒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何者九五當既濟之盛而陷乎險鮮不以侈敗而不克終六二在下始得濟時又麗乎明所以謂東鄰不如西鄰之時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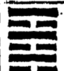
程子曰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陰柔處之而在險體之上坎為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至于濡首

危可知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壊可立而待也既濟之窮危至於濡首其能長久乎

朱子曰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隂柔處之爲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

愚曰初九濡尾而義无咎者以剛處濟之始久於濟者也上六濡首而身以厲者以柔處濟之極溺於濟者也既濟之上六未濟之初六也猶泰之爲否雖然濟之亦在人而已使之至於可久而不窮

者人也故繇詞初吉終亂亦不是自然如此易只
警戒人不使有初无終若能終始惟一何嘗亂來
所以夫子便言終止添一止字便意活惟人當既
濟心便止足則有亂若不自滿可以長治久安嗚
呼時君世主有初无終蓋不明既濟之戒也


坎下
離上

程子曰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
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

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爲卦火在水上不相爲用故爲未濟

愚曰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下經首咸恒而終未濟何也乾坤之六子坎離之功最大一元之氣判於乾坤乾坤之用成於水火然坎離之水火水在火上相交之水火也未濟之水火火在水上不交之水火也水火交則天地生物之功由是而成水

火不交則天地閉物而生理熄矣在人身亦然故

曰未濟男之窮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程子曰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

唯在慎處狐能渡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

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懼故勇於濟

汔當爲仡壯勇之狀書曰仡仡勇夫小狐果於濟則

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慎則

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矣

朱子曰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為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程子曰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五以

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得中處未濟之時可以亨也小狐汔濟據二而言也二以剛陽居險中將濟者也又上應於五險非可安之地五有當從之理故果於濟如小狐也既果於濟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於險中也其進鋭者其退速始雖勇於濟不能繼續而終之无所往而利也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而有與若能重慎則有可濟之理二以汔濟故濡尾也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為

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

愚曰卦詞未濟亨者謂未濟而常求所以濟之之道既濟而常以未濟為心則何往而不亨彖辭未濟亨柔得中也何謂柔得中卦自否來否六二之柔得中而上行天地相交否者亨矣此賁六五也何謂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坎為狐小狐指初爻也四為坎險五為中出中

則出險矣初之四幾濟而未及於五是未出中也未出中是險不濟也不續終是濟不克也天下之理運土可以移山銜石可以填海初不續終非水溺之彼自棄也此責初六四也何謂雖當位剛柔應也三剛履柔君子不當位矣三柔履剛小人不當位矣然三陰三陽皆有匹應剛柔合德不致孤睽此以六爻言未濟可終濟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程子曰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故為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於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於其所也

愚曰火在上水在下此水火自然之性也各辨其物矣君子何以復慎所辨各居其方矣君子何以復慎所居曰未濟之六爻陰陽皆不當位君子所以慎辨物居方者陽奇陰偶使各當其位然後物以之辨方以之居也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貴賤之殊勢

長幼之殊列賢不肖之殊類内外之殊宜苟不辨以居之則紛雜而事何以濟此未濟之君子所以致慎於斯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程子曰六以陰柔在下處險而應四處險則不安其居有應則志行於上然已既陰柔而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

可羞吝也不度其才力而進至於濡尾是不知之極也

朱子曰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狐首輕尾重老狐聽氷負尾而濟衆狐同涉老者在前小者在後先濟者常徹後濟者常溺故以象初六初六以柔濟者也涉難猶淺而已濡其尾況其極也又何濟乎象曰亦不知極也言始濟

如此不知其極又何如也彼亦不知極之尤非其任也吝云者不足勝任之謂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程子曰在他卦九居二爲居柔得中无過剛之義也于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爲戒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居君位而二乃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凌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頼有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

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好犯上而順不足唐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于五六則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于九二則戒之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輪而得中道乃正也

朱子曰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為能自止而不進得為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坎為輪到九二則同乎既濟之初九矣以剛健之德懷謙柔之心載六五而出之險拯萬民而登之岸一曳而出功用見矣易恐天下以位不當疑之而曉之曰九二正吉也夫以九居二何謂正象曰中以行正若曰中則必正二所以曳輪中而已中則无過涉而滅頂不及涉而濡尾之憂二所以正而吉者以中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程子曰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則凶也必出險而後可征三以隂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隂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三征則凶者以位不當也謂隂柔不中正无濟險之才也若能涉險以從應則利矣

朱子曰隂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

乗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也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愚曰下卦爲坎六三未出乎坎未濟之象也然在險終須求濟故利涉大川也而以征則凶何哉以柔居剛柔不能以有濟而位剛有妄動之心是以欲征焉征未有不凶者也故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

吉悔亡志行也

程子曰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虚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力勤而遠伐至于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此戒

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吉而悔亡鬼方之伐貞之至也

朱子曰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正則悔亡矣然以不正之資欲勉而正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為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

愚曰未濟之用在九四其爻義與既濟九三同既濟之九三中興之君也未濟之九四中興之佐也

凡舉事而貞吉悔亡者必君子也九為剛德四乃

臣位未濟之世以剛德居臣位君子之志行者也故其振作之威用之於伐鬼方歷三年而後以大國賞其功夫自古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吾於既未濟見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程子曰五文明之主居柔而應剛其處得中虛其心而陽為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无不足也

既得貞正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以此而濟无不濟也五文明之主故稱其光君子德輝之盛而功實稱之有孚也上云吉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時可濟也光盛則有輝輝光之散也君子積充而光盛至於有輝善之至也故重言吉

朱子曰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正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

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

愚曰此爻彖所謂柔得中之爻也六五居離中離爲日月表之謂輝輝之所及之謂光坎無光坎受離之輝以爲光者猶六二受五之輝以爲光也六五以離虛之明輝於二二以坎實之孚光於五然則九二君子之光六五輝之所及也二五相孚如此未濟所以終濟也吉孰大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

首亦不知節也

程子曰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之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為躁而為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无極而自濟之理故止為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穫入于凶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

有孚自信于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則于有孚為失也人之處患知其無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飲酒至于濡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義命也能安則不失其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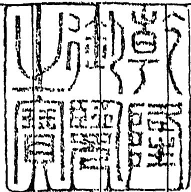
朱子曰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為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

愚曰未濟之上九則既濟之初九也始濟矣有孚

於同濟之臣而飲酒樂衎焉此既醉人有士君子之行也何咎之有故曰无咎然飲而不已必至溺身故曰濡其首昏亂之餘必至視白為黑顛倒妍媸故曰有孚失是不咎其飲酒而咎其濡首不咎其有孚而咎其所孚之失是嗚呼易終於未濟非憂世之書乎生生之謂易易之道初无終極也始而終終而始受之以未濟則復於乾坤而生矣序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非謂易道

盡於此也或曰上經三十下經三十四亦有意乎

曰三十示無欠也三十四示无窮也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三十三